# 邻家娇妻文秋

文秋是一名医院护士，丈夫是一名普通工人，结婚后两人住在文秋单位分的一间六楼一室一厅的小

房里，生活虽不富裕，但感情融洽，文秋始终觉得十分幸福，每天早起晚睡，把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

这一天，是文秋休班，丈夫一早去了工厂，她躺在床上琢磨着该打扫一下卫生，就翻身起来，说干

就干，忙活起来。

文秋打扫完屋里，打算擦擦门，就端了盆水开门出来，一不小心将门锁上。这下文秋犯了愁，钥匙

忘在屋里了，更难堪的是，由于天气热，文秋只穿了件连体的睡衣，连内衣内裤也没穿。「这可怎么办

呢？」文秋想，总不能一整天都呆在外面吧。「给老公打个电话吧。」文秋想。但自己穿的这样子，怎

么下楼呢？

文秋往对门看了看，对门住着一对中年夫妻，不知女主人在不在家。

文秋鼓起勇气，按响了门铃。

门开了，是男主人，一位多岁的高大男子。

文秋脸一红，毕竟下身还光着，只得硬着头皮说：「对不起，我是对门的，钥匙忘在屋子里了，能

在您这儿打个电话吗？」

那男的十分客气，连忙请文秋进屋。

邻居家是三居室，比较气派。电话在卧室里，男主人把文秋领到电话旁，随即退了出去。

「嘟……」单位电话占线，文秋一阵烦躁，只得扣下，丈夫没有手机，只能等着。

男主人端来一杯咖啡，文秋连忙道谢，问道：「您贵姓，太太不在吗？」

「叫我苏利吧，我太太在外地工作。」

「噢。」文秋想，「怪不得没见过他太太。」喝了一口咖啡，继续拨号。

苏利退了出去，但并未走远，文秋玲珑的背影吸引了他的眼睛。他细细欣赏着，这个女人真是天生

尤物，身材那么美妙。他有了一股冲动，太太在外地大半年，自己已经好久没尝到女人的滋味了。电扇

的风吹过，文秋睡衣掀起一角，露出白嫩细腻的大腿和小半个屁股。

「哦！」苏利看清了，「原来她没穿内裤。」夏天，女人在家不穿内裤也不奇怪，但这样子来到邻

居家就危险了。苏利想着办法，「怎么才能把她抱上床呢？」

依然占线，文秋只得放下电话，对苏利说，「总占线，算了。」

苏利说：「要不，等会儿再打，坐会儿吧。」

文秋想，只得如此，就随苏利来到客厅，面对面坐下。文秋紧紧并着双腿，唯恐被对方发现自己裸

露的下体。苏利似乎并未觉察，两人一句一句地说着闲话。

文秋这才知道，原来苏利是位有名的化妆师，曾为多部电视剧的女主角化过妆，自己看电视的时候

还曾赞叹过化妆师的水平，没想到是自己的邻居。

苏利拿来一些剧照，站在文秋的身后讲解，这部戏是什么时候拍的，这个女主角是怎么化的……文

秋听得津津有味，忘记自己只穿着睡衣。苏利则透过文秋的领口看到两个又白又大的奶子。

「原来胸罩也没穿。」苏利想，「奶子这么大，性欲肯定也很强。」

看完剧照，苏利坐回原处，讲解着化妆的技巧。文秋听得更加入迷。

苏利说：「其实，您的脸型化化妆比那些女人好看。」

文秋心中欢喜，嘴上却说，「怎么会，不可能的。」

「真的！」苏利认真地说，「不信就试试。」

文秋心中一动，她真想试一试。只是让陌生男人给自己化妆，还有些不好意思。

文秋犹豫着，苏利已经拿过化妆箱，「您要是不化妆，简直是我们化妆界的损失。到这儿来。」

文秋被赞美，心里高兴，不知不觉地随着他来到化妆间，把打电话的事忘得一干二净。

苏利的化妆间占了整个屋子，摆满了化妆品。文秋惊奇地看着这一切。

苏利让文秋坐到化妆椅子上，这种椅子比较高，很像过去理发店用的椅子。椅子对面是落地的大镜

子。文秋坐下后就发现，镜子直接照到自己的大腿根部。她猛然想起自己还裸露着下身，想回去，又不

知该说什么，只得紧紧并住大腿，双手又紧了紧衣领。

苏利一边和文秋聊天，一边给文秋编头发。苏利见多识广，谈吐幽默，让文秋很开心，完全忘记戒

备。头发编好后，果然非常漂亮。文秋陶醉在自己的美丽中，心想，等丈夫回来一定让他大吃一惊。

苏利要给文秋做面膜，让她闭上了眼睛。他又把椅子后仰，让文秋面向天花板。这样文秋就看不到

镜子里的情形了，而苏利的眼睛却立即向镜子望去。镜子里的文秋，睡衣下摆缩到膝盖以上，露出丰满

的大腿。苏利甚至可以模模糊糊地看到她的阴毛。

「头向后仰……再仰……」苏利引导着文秋。文秋的头部向后，臀部却要逐渐向前，镜子里的阴部

更清晰了。

苏利还不满足，他借机会将文秋的睡衣又向上搓了搓，这次不必看镜子，文秋的阴部已经完全暴露

出来。苏利的下体已经一柱擎天。

面膜做完后，文秋睁开眼就看到镜子里自己裸露的身体，大惊，立即明白苏利不怀好意，自己的身

体已经被他看了个够。

文秋想站起来。

苏利突然按动电钮，椅子扶手立即窜出两个钩子，死死扣住文秋的双手手腕，「想走，没那么容易。」

「你干什么？！」文秋大惊。

「干什么？嘻嘻……」苏利露出一脸奸笑，「好好享受享受。」

文秋吓得花容失色，「快放开我！」使劲挣扎，却一点办法也没有。

苏利转到文秋面前，笑嘻嘻地对文秋说，「看你往哪儿跑。」

文秋知道挣扎是没有用了，只得苦苦哀求，「大哥，你放了我吧，我老公一会儿就回来了。」

「是吗？他下班还早呢！」苏利笑着说，「好好伺候我，我舒服了就放你走。」说完，双手摸上文

秋的大腿，并把睡衣向上撩着。

文秋连连喊叫，双腿胡乱踢着。苏利双腿夹住她的大腿，随手拿过一把剪刀。

文秋惊到：「你干什么？别剪我衣服。」

苏利不听，几下将她的睡衣剪开，脱掉，露出迷人的肉体。

苏利咽了咽口水，赞美道：「真是漂亮啊！」

文秋满面羞红，连声喊叫。自己的身体还没有别的男人看过，只属于丈夫。

苏利开始抚摸。

文秋叫道：「快放开我啊，我要告你干！」

「嘿嘿！」苏利冷笑着，「你去告吧！你自己光着身子来到我的家，我还说是你勾引我呐！」

「你……」文秋气得无话可说。

苏利继续恐吓，「告我？不仅警察不信，你老公也不会相信。」

文秋心中一惊，不错，自己这样子来到他家，真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丈夫平时就心眼小，如果知

道……文秋不敢再想下去。

苏利迅速脱光了衣服，阳具已经高高耸立。他坐在文秋的大腿上，左手摸着她的右乳，嘴巴亲吻着

她的左乳。

文秋奋力挣扎，但渐渐感到意乱情迷，下体控制不住开始湿润……苏利仍在疯狂地允吸着她的乳房，

双手也上下抚摸。文秋的挣扎越来越无力，口中开始发出低低的呻吟。

苏利见时机已到，把文秋的臀部向外拉了拉，抬起她的双腿，看看她的阴户，笑到，「都湿了，还

假正经。」阳具「扑……」的一声插了进去。

「啊……」文秋惨叫着，知道自己正被干。

苏利大口大口喘着粗气，毕竟已经半年多没有尝到这种滋味了，何况文秋又是那么楚楚动人。他使

劲抽送着，大鸡巴进出阴道十几下就控制不住了，一泄如注。

苏利伏在文秋身上，文秋知道他已经在自己的阴道里射精，感到屈辱万分，同时又有一丝庆幸，他

射精了，自己不必受更多的凌辱。

「你……」文秋低声道，「可以放我走吗？」文秋担心自己被他长期囚禁，只希望逃出去，然后再

报仇。

苏利也不是傻瓜，不玩够文秋，他是不会放人的。

「求求你，放过我。」文秋哀求着，「我已经被你……你放过我吧。」

苏利倒在沙发里，不再理会文秋的哀求，静静地欣赏着她的美妙肉体。

文秋无地自容，只有默默等待。

过了一会儿，苏利站了起来，文秋知道自己又将被奸淫，心中盘算着如何骗过他好脱身。

苏利又来到文秋面前，上下抚摸。这次文秋不再挣扎，她知道这些都没用。

苏利说：「你让我舒服了，我就放你走。」

「你……」文秋说，「你……要怎样？」

「跟我到床上去吧？」苏利无耻地说。

文秋心想，不如先让他放开自己，就说：「好，你放开我……我……我就答应你。」

「答应什么？」苏利笑嘻嘻的问。

文秋说：「你……你想怎样就怎样。」

「你说清楚，我就放你。」苏利如同抓住老鼠的猫，极尽戏弄。

文秋没办法，只得说：「你放开我……我就让你舒服。」

「怎么让我舒服？」苏利说。

「我……」文秋实在难以启齿，但转念一想，必须让他放松戒备，否则自己难以脱身，就低头说：

「我们……到床上去……」声音比蚊子还低。

「噢！」苏利说，「这可是你求我到床上去的。我可没强迫你。」

文秋低声道：「是……是我……求你。」

「到床上去干什么？」苏利说。

「去……」文秋断断续续地说，「去……做……做爱。」

「你愿意和我做爱？」

「是……我……愿意。」

「愿意让我操你？」

「是……我……愿意。」

「愿意干什么？说清楚！」

文秋无法，只得忍辱说道：「我……我愿意让你……操我。」

「你愿意怎么操？是从前面，还是后面？」

文秋想，从前面他可能会不放开我，就说，「我愿意从后面。」

「哈！」苏利笑道，「怎么女人都喜欢这样！为什么从后面？」

「因为……从后面舒服。」为让他尽快放开自己，文秋又补充道，「后面……插的深。」

「你让我用什么插你？」

文秋看到那把剪刀，心想他一放开自己，自己就抓起剪刀护身，就说：「用你的……那个……插我。」

苏利的阳具慢慢竖了起来，他用手端着，说：「是这个吧？」

文秋看了一眼，立即转过头，说：「是。」

「你亲亲它，好不好？」苏利问。

文秋一阵恶心，心想，他敢伸过来，我就一口给他咬断。

苏利很狡猾，说：「你不要想着跟我咬断，你的手还绑着，你逃不掉。」

文秋心中一惊，「是啊，怎么脱身呢？」

苏利的大肉棒伸到她的嘴边，「吸啊！」

文秋犹豫着，还是张开小嘴轻轻亲着。

「啊……」苏利发出愉快地呻吟，「张大嘴！吞进去！」

文秋感到一阵屈辱，尽管丈夫有过要求，但自己从未给丈夫做过这些，没想到要给一条色狼吸阳具。

不满足他，他不会放了自己，怎么办？文秋终于决定，忍辱讨好他，张开了嘴。

苏利几乎坐在文秋胸部上，大肉棒伸进她的嘴里。

文秋闭上眼睛吞吐着……吸了一会儿，苏利满足了，翻身下来。

文秋说：「到床上去吧！我……我受不了了。」

苏利笑了，摸了摸她的阴户，果然湿湿的，说：「你想要我？」

「是……」文秋装出欲火难熬的样子，「快插我吧！」

「走，到床上去！」苏利连人带椅子抱了起来。

文秋「啊」的一声惊叫，她本来以为苏利会解开自己手腕上的锁链，没想到他没上当，力气那么大，

连声叫道：「快放开我啊！你干什么！」

苏利轻轻放下椅子，笑道：「别急，美人！我这就放开你。」

来到床前，苏利果然放开文秋，文秋立即就想逃。

「等等。」苏利说，「你就这样光着身子出去？」

文秋怔住了，是啊，就这样出去，怎么见人。刹那间，苏利已经抓住文秋，抱起来扔到床上，翻过

她的身子，从床头又牵过两条锁链，将她双手扣住。

文秋连挣扎的机会也没有，就乖乖地趴在床上。

「我们已经到床上了，从后面干吧？」苏利笑嘻嘻地说。

文秋又惊又怕，自己费劲脑汁想出的办法居然一点用也没有，还是被轻易地捉住，心中泄气，说：

「你要怎样？」

苏利说：「满足你呀！你不是受不了了嘛。」

文秋羞愧无言，知道自己难逃再次被奸的命运，不禁流下眼泪。

苏利说：「不许哭！不然我永远锁着你。反正没人知道。」

文秋心中一凉，这才是最可怕的。「他会不会杀了我？」文秋想，「只能见机行事了。」

苏利摸索着文秋丰满的臀部。文秋浑身颤抖，怯怯地说：「大哥，你放了我吧！我……我已经被你

……有过一次了……」

「那不更好！」苏利说：「轻车熟路了！」命令道：「把屁股翘起来！」

文秋想，「不答应他恐怕他不会善罢甘休，反正已经有过一次了……」

文秋微微翘起了浑圆的臀部。

「翘高点！」苏利说。

文秋只得跪在床上。

苏利翻身上床，跪在文秋身后，双手抚摸着她的屁股，顺着股沟摸到她的阴户，轻轻拨弄着阴核。

文秋平时就怕被丈夫摸这里，一摸就流水，片刻功夫，阴户已经湿漉漉的了。

「好快啊！」苏利赞叹着，挺起阳具插了进去。

文秋「啊」的一声尖叫，为自己所受的侮辱，也为阴户被塞满。

这次苏利有了准备，肉棒直插花蕊，发出「扑扑」的撞击声。

文秋逐渐感到快乐，虽然知道这不是丈夫，但下体的快感还是让她忍不住呻吟。

「啊……啊……噢……唔……」

文秋的叫声鼓舞着苏利，下体用力猛插，反正不是自己的老婆。

「啊……啊……」文秋叫道：「轻一点……啊……我……我不行了……你太用力了……」

苏利放慢节奏，问道：「舒服吧？」

文秋只得满足他，「嗯……」

「说话！舒服吧？」

「舒……舒服……」

「我插得好不好？」

「好……啊……」

「喜不喜欢我的大鸡巴？」

文秋想，不如彻底满足他，好让他放了自己，就说：「你……你的鸡巴好大……插得我……好舒服

……我……我好喜欢……」

「愿不愿意我天天插你？」

「愿意……你插我……啊……」

苏利笑嘻嘻地说：「你比我老婆强多了，我真没操过这么舒服的小屄。」

文秋心中暗骂他无耻，嘴上却说：「我也是……你的……好大啊……」

「我的什么大？」

「是……是你的鸡巴好大……啊……」

「我的鸡巴还会自己动呢！」苏利停止动作，他的阳具果然自己在文秋的阴道里抖动。

文秋浑身颤抖，下体畅快的感觉是从未有过的。

「啊……你插死我了……呜……」

苏利也达到高潮，「啊……」又一次射精。

两人同时瘫倒在床上，苏利的鸡巴还在文秋的阴道里泡着，他不想拿出来，实在太舒服了。

泡了一会儿，苏利放开了文秋。文秋浑身酥软，根本没有了逃走的力气。

「以后，你就是我的泡友了！」苏利笑嘻嘻地说。

文秋无言以对，心中充满恐惧和仇恨。

苏利抱起文秋向浴室走去，文秋没有反抗，她知道这是没用的。

两人在浴缸泡了两个小时，文秋受尽侮辱。眼看中午渐进，苏利说：「我放你回去，明天一早来陪

我！」

文秋只得答应，心里只想早早离开。

苏利领着文秋向阳台走去。

「你干什么？」文秋惊道，自己还光着身子呢。

「从阳台爬过去拿钥匙啊。」苏利说，「你光着身子等你丈夫回来吗？」

文秋一想也是，自己这样子怎么见人。

苏利穿了件衣服，打开阳台的窗户，慢慢爬出去，嘴里唠叨着「到你床上玩玩去！」

文秋心里一惊，一腔仇恨突然涌起，她冲过去，一把向苏利推去……【完】